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序

予讀周官有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其爾典常作之師乃知士君子欲博見聞宣化理匪稽古之難乃知今之難非執古之貴乃通時之貴甚哉古人之教邃且遠也夫丘索墳典諸史百家古道存焉據成籍而搜繹之其道莫不畢見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雖道法未嘗不

與古相沿然因時立政遇變會通則行於今而不宜於古者其類殆莫紀也然國史不下於民間群策不勤於几上創典非父老可傳內政非外人能識雖有志憲章之士莫繇誦述豈非稽古非難而知今之為難哉夫人之志高者多忽務遠而遺近好奇者多貫古而賤今是故博洽君子朝尋群典暮入百家積之久也談陳往跡上下數

千百年如指點目前物事見者駭其幽深聞者驚其廣畜遂亦自侈曰博洽逌其戰民情循物理衍彛章昭憲制則默默不能出一語以之數敭伸縮則徑述往牒上執遐規乃動至拂民戾物豈其所學之不善有學古之能無議事之制遺典常之師馳超越之想以故聞見雖博而化理莫宣安在其能博洽為也哉

國家百有八十餘年以來名臣後先相接
所以輔世贊化其功業固昭在人目然其
所以康濟夾介之蘊則人不及知也故其
因事納忠隨時建策連章累牘莫非宣人
情而達物理雖議意出自臣下然荷
嘉納家
俞允推而行之固即時制之精也乃古道
亦何嘗不寓今時之臣苟有志於恭贊

玄化丕奏膚功則考群言以紹
徽度其要莫此近也夫奚待於遠所有慕
故予觀於疏議之輯也其亦深泥古之感
重知今之難而素於生今反古大有慨者
與曩予在淮上有志欲輯而未能觀是輯
甚於心有協焉是輯一出則所以啓憲章
之學達通時之政而欲與斯世士君子共
成襄翊之忠其功固不淺矣仲尼曰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是書以考聖言可
以知輯者之用心矣
嘉靖壬子仲夏
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董
丘楊選撰

皇明疏議輯略序

疏議輯略其初為名臣經濟録前職方郎
中徽山黄君采
國朝名臣奏議及諸司故牘而成儒先私
議及文集有關政理者亦多取之學士大
夫爭相傳寫第其書成於草創中間去取
頗涉猥雜陳遜齋侍御疏以其本刻於吳
雖稍加刪定然前弊亦未盡刊北畿督學

侍御山峯阮公飭典惺教之暇出以授予大名太守元洲張公曰是書乃我朝一代治體攸係然二本並有遺恨予益爲我圖之元洲唯唯退乃開局於元城書院招延二三宿儒采擷會萃刈蕪删繁視舊本所簡斥者十之五所增補者十之三究之雖不能無遺然以耳目所及頗已十獲其五六矣黃本舊以九卿分門此則數

凡立例稍倣宋名臣奏議揔之以三十門附之以三百餘目彙分昈列共爲三十七卷凡天人之孚應邪正之區分夷夏之安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行罷以及軍民財用之統要禮樂刑政之綱目靡不該載而

我

國家二百年間政化風俗國勢人情略可考見誠百工之昭鑒一代之要典也參稽

互校抉隱搜逸雖二三宿儒之功乃其提綱挈要櫛去導存多出元洲之所裁定而檢括家籍以增益其所未備予亦不敢謂無毫末之助焉書成元洲謂予不可無言以弁卷端予惟凡國家之興自有一代之章程制度量時審勢酌古準今其言期於耳而易信其事切於時而易行有志於治者但當祗遹紹聞固不必遠尋異世之法

而追探前古之蹟也昔周公之告君奭曰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大顛有若南宮括魏相之在漢庭數條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以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彼二臣者豈不知周之前有皐陶稷契夔龍伊傅漢之前有周召畢毛閎散顛括而但拳拳以本朝人物為言者蓋聲迹之相聞斯景行

之有屬而道足以致治亦無庸遠有所慕
也我
明肇興聖聖相承攬用群策一時明良交
際龍起雲從若遜志方公忠文王公之英
偉潛溪宋公文貞楊公文莊丘公之器業
端肅馬公肅愍于公忠宣劉公之謀猷褒
敏王公陽明王公肅敏余公晋溪王公之
方略端毅王公儉菴梁公之政事渭厓霍

公端敏胡公之鯁亮其他臺府忠藎之臣
帷幄文武之士諸所數奏皆能通達
國體啓沃
聖心洞悉民隱曲中時弊剴切詳練班班
可紀此固我
朝虢叔閎夭散宜生大顛南宮括賈誼晁
錯董仲舒之流質諸古人而無媿者以故
咸能黼黻

衮衮流耀簡冊振一代之休聲垂百世之宏矩吁偉矣哉我國家一代人文之盛也嘗以其時考之洪武永樂之世其辭直洪熈宣德之世其辭正正統景泰之世其辭奮成化弘治之世其辭昌正德之世其辭娩至於今上聞廣聰明容受讜直而群臣[illegible]

風承德益爭以自効故其辭明而確莊而
不肆凡此固足以見群臣之殫忠畢力嘉
謀入告亦足以仰窺我
列聖之淵識宏度天覆海涵宜其弘闡大
猷共登至道而二百年之淳化懿綱良法
美意遠非前代之所能及也繼自今上自
九曹下逮百司庶府諸有建白能取我
朝名臣之所已試者而擇善以從守之勿

失如周公之屬意於其僚魏相之條請於其君則法相因而事易治道相繼而政自通上無更張之擾下享畫一之利固可以奠久大之基永無疆之業而成周文武之盛自可立致西京之治則固狹陋而不足言矣不然如徒泥周禮之迹者而侈然以當代為不足法嗚呼此新法之變聚訟紛紛所以使人至今痛憤而未已也然則視蜀

公請耕禁中章奏以丕振中興之業者其功効竟何如耶是編之刻備本朝之舊章存先臣之故事與周公魏相之見遡先後同出一轍且不徇荊舒慕古之名而有蜀公從令之便君子於此可以識二公之微意矣它日豐功茂烈以覲光於近代追蹤於前古將不可緣是而預占乎函崤名鶵字應薦甲辰進士安慶之桐城人其校藝

天鑑黜浮崇雅一時士習斐然改觀元洲名瀚字子文浙之仁和人博學好文非徒役役於簿書者其美並可書也因不辭而爲之序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冬十一月吉旦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檢討徵仕郎奉

命專理文官

誥勅兼脩會典郡人晁瑮識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阮鶚校定

直隸大名府知府張瀚纂輯

推官李鳳毛

教諭穆鏊

林紀

郭錫刪訂

通判李勲

知州李一元

舉人馮廷齡

孫如筠編次

同知唐爻

通判金本陶

陳詩

王可立

知縣任環　李文麟

孫路　劉濟民

汪雲　牛拱辰

陸光祖　[illegible]

劉文玉校刊

皇明疏議輯略凡例

一纂輯以經濟錄為主凡奏議有關經濟則錄錄或存事實而略文辭間亦稍為刪定若夫人品高下言論用否載在　國史未詳

一集中分門略倣宋名臣奏議先　朝廷而後庶事以不備故不列諸衙門然於諸司職掌亦可槩見

一搜收疏議或本各所遺錄或出引見他書限於見聞知多闕略俟後有得不妨續入

一見在諸臣嘉謀孔多並未入錄併俟續輯

一舊本多傳志序記等文今以非類不錄

一各類以諸臣立　朝先後為序間以綴叙錯入不能盡拘且以便於後也

一建白或事同議異或詞異旨同即於時務少殊不盡削以備參考

凡例終

皇明疏議輯略目録

卷一

君道一

卷二

君道二

卷三

君道三

卷五

聖學

卷七

脩省下

卷八

釐正

卷九

納諫

卷十

史職

卷十一上

銓選

卷十一下

考課

卷十二

財計

卷十三

卷十七上

禮儀

卷十七下

律曆

卷十八

咬刎

卷十九

祀典

卷二十

制科

卷二十一

學校

卷二十二

武備

卷二十三

征伐

卷二十五

撫治下

卷二十六

馬政

卷二十七

禦邊一　北虜

卷三十

禦邊四

卷三十二

議獄

卷三十三

屯田

撫邮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三邊屯田議　王鏊

卷三十四

河渠

治河議　宋濂

蘇松水利疏　夏元吉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金景輝

定計議以祛河患疏　徐恪

卷三十五

營繕

皇明疏議輯畧卷一

君道

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君身無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懇闢

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貸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墾叅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豊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貴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暇或相感

觸則意念之起如重霧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甚

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樂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首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

仕未仕俱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其能然後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

百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純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術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　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蠭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内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閒有未順者當脩文德以

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於遠哉北狄遺孽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材異能之士於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

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尊崇其事宜選學識尚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法天道順人心疏　主稿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問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摧擊焉有

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　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淛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以明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太祖西上封事略　解縉

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

柰何以死懼之者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
也宜其好[illegible][illegible]者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
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
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彼及其鄉學榮感恩始
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
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
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
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
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
心經者臣竊惟其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所學不

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
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識孤陋蠅集一時
兔園寒士抄緝殘叢冗雜無可采　陛下若意其便於檢閱
則類集一二志士儒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
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
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核其謬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
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
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
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

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
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
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
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
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遊宴
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
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寺
閹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屏黜趨
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
汪于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侍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爲

公除山澤之禁稅斷務鎮之征商木略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懇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派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薄不脩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尤甚無謂孫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

也元首叢脞則股肱隳而萬事皆廢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丕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備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之斷詔誥之勤鉤鉅之巧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 陛下豈眞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

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
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　上有赦宥則必故爲
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
諫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
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不
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焉知　陛下
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
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從不測入人之罪或謂
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其易而或蒙褒賞救其
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

妻子而枝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寘諸瞽聵而或布於朝省騃歷清華椎埋嚣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擲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娼優之賤袞繡紱以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慎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歸服官人殁商豈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

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中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庠序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織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惇背而不相揖紀綱不立鄙目無依數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後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

以時雖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
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
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
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
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
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
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
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
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
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

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徵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器謂武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廢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覽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頒設考手課之以方畧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恣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其學田舊業責主有生

毅田有族皆宜興役而廢盜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於不義則文何取夫斯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貫星嶽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播棄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儒之徒蕩無廉恥之節舉奉曲

惡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敢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量無忌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擇惟 陛下幸垂覽焉

[illegible]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大弊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

經傳所載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令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 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無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 國家裂土分封使 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

懲宋元孫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 皇天眷 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 諸王皆 天子親子也皆 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

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假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也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早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亟

其都邑之制械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劃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尊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

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减膳而寓惻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延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廢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

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梁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傚流徒律又删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

内矣然未嘗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
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
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
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
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理獄亦
然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法嚴
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
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
福以受玷不録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

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掊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桂顧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

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
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
少失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
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
則中庸之才爭相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
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
如法　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教使今之居
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清身畏慎動遵法律一入
於官則以禁網嚴密舉不誅多故棄廉恥或事掊尅以備
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者非用刑之緊者乎濟之

世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
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
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
之免罪役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也夫有
罪之家既已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推
鋒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復可
矣今賊人僭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
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無之
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熟路
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

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雖大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審附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

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君欲遷徙既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　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

文景而後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　國家旣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脩明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恐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

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澆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 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

善導民使化成俗矣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令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　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

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撿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爲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跡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决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

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受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 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 國政下困黎

民雖曰　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令聞　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常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不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禮義教之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蔑恥之壞

自古未有及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求生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為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也臣愚以為 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既清則刑

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 主上端
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畢至不至
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中則正不疏　李賢

一曰勸聖學臣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
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脩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
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

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翫情經術夜半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矣伏願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奥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脩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自無不當二曰願箴戒臣聞成湯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瞽廟有獻誥而

寓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存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屛書孟子之言於屛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賢君以警戒爲龜鑑以安爲鴆毒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文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以致敗亂伏願撫性學之銘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屛或設之几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於以防過於未然禁欲於將萌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三曰戒嗜欲臣聞益之戒舜曰罔遊於逸臯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

政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欲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賢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危亂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

望絶嗜欲之私養清明之德以成中興之業以慰　祖宗之心四曰絶玩好臣聞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君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伏乞於内侍之中擇讀書知義理者置之左右凡珠玉犬馬珍奇禽獸一切玩好之物嚴以斥之心得其職不牽於彼則行無不謹身無不脩五曰慎舉措臣聞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而取法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

王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
起居注之職有失則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
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況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起
居舉措必當於理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
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脩
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旣以伊傅周召望其臣
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
而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六曰崇節儉臣聞帝堯茅茨不
剪土堦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

派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遮日不觀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天下豈敢奢侈相尚伏望躬行節儉凡　內府一應服食器用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果增務要減省以蘇民力七曰畏天變臣聞商之中宗有桑谷並生於朝恐懼脩德而天意郎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

避殿減膳而東井皆滅詔款自責而雨得蝗死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行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爲祥遂享長久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決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大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懲奸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惟其脩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脩省何如耳伏望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凡遇災變兢業敬畏將見天心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於以爲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也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

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武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清儉退守無所干預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其冥鴻之志千載之下抑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相去遠矣今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猶望勉以前人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務使後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其也正直其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九曰振士風臣聞三代之世比屋可封降自後世西漢尚忠厚東漢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

非晉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歟晉以來流於清談馴逮李唐之世華靡以實冠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讒勞煩舌溺如泉真宗戒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士風得不恬退乎默默家士不與振寒畯進錄廉吏後以愧畏貪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望取法於宋戒欺誕以勵誠實戒奔競以增恬退懲貪墨以重清廉排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

追三代也十日結民心臣聞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歆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秦之民如以水搏沙伏願遠法前代結民之道近體祖宗恤民之心務使海內臣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

賊姦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
於永久雖億萬斯年可也

獻言圖報疏畧 丘濬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 大寶之
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 六朝閱一百二十
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
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 皇上登極之歲適與
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
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
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

從惟漢唐宋國祚爲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敝風俗日趨於澆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致於不可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政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

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功德於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開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焉　上帝之所以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啓歆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亦非常之變而當其潛從躍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蕩而兩

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至於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異時爲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於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速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
其數盡當然之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
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臣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
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　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
言謹好惡而不流於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
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之餘復風
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惟禍亂生於所忽克己虛心不以
顛危為誡防慾而剛為之制思患而預為之防將有為也
將有行也則必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

理順於人心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是否
人情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
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蠧國害民以致人言
乎一事之行而衆議之訪於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
宜量輕重之劑衍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
不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
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
無窮揣摩窺伺以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
所欲投間抵隙覬吾機便之可乘上纔纔覺露其微機衆即

掾以為倖會而入其說歆其計利其人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營田宅無非歛積貨財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眷爵祿以貽後世是皆為其身謀為其家謀為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姦邪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為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

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
良而不在變詐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詭佞也則 朝廷
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
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為
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說計者不能
逢 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
而下無不足 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
可非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

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 陛下臣敢於是時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爲治是爲伯道伯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王道真伯道僞王道實伯道虛王道坦夷伯道崎嶇王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人物惟勸 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著於

政事者有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群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斬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摧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發盛非心乎授之此君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世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未嘗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為之蔽而不能祛遣此天理遂以漸

泯人心即以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爝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散遂於一己一時而患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爲之資有大有爲之志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 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嗣登 寶位發著大有爲之實邇者與其端變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汨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 陛下行之而編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

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况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皇極而成參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化焉成若此明効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行志者事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聖志旣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中

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烱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徹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虛念之初要除於爭爲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卽天德也此卽愼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

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始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　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者非聖人之道其極求之極其

懵則事物之来不一欵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雖矣且如九經井道分田制禄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蠹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亦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無之廉恥喪而浮僞滋後世之習俗日惡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浮枝葉繁而根本癈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

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於繼述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拘大小時賜引諭所以涵養 聖知者深不惟容其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 聖知者辭延引之時必俯垂温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從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懼所以保護 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

正心諫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昇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主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德愈謹而後可以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智勇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焉 聖子神孫享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追我累 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

憂勤惕厲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皡而無忝於　聖祖世

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　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隆大孝於　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耤田親幸大學凡古帝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以望至治使能存此心始終不渝則真可以四三王六五帝可以繼　祖宗陋漢唐而　皇明之大業可保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所當

際也　皇上纘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
所以疑　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
是兢業危懼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一有不存不流於聲
色則錮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
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以損而不能保
其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
延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歆〃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
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
所待焉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
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兹道積於厥躬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脩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令主伊尹傅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況邇來各處水旱蟲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脩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膳寡慾以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

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正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辯析孰為道心孰為人心其帝存此心而治其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並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
皇太后皇太后　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兄弟並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珍寶禽獸之貢必却之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議而後行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戒飭於在京武備嚴加訓練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為優隆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

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委用之浮躁回邪
者則疏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二
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
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
至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至太僭錢糧宜加减省齋醮不必
脩建宗室則推恩而昭德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
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識內百姓差役造繁所在
地土暫免踏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悶爲敂惑
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
而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而不忝於後矣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昇

切惟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誼辟莫不以仁民為首務蓋以生民休戚國家之安危係焉成周以農事開國以仁愛養民故傳世三十雖有五伯之強而猶知尊周炎漢去古未遠以仁厚育民故歷年四百雖有中衰之禍而旋復舊物此皆以仁政得民心之深而民愛戴不忘也繼而隋唐趙宋其君有始雖勵精圖治躬行節儉而鮮克有終仁政不能久施於民而又有突厥吐番契丹西夏之患兵戈不息民不聊生卒致傾危而不可救此仁政不能久結民心之驗也載在史冊昭然可考下逮胡元入主中國荼毒生靈

仁政澌盡不足言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有天下舉凡以安民為本驗田取賦十一而稅凡有以辦免其徵納未嘗輕斂於民故民之感恩實有同於三代萬年之國祚綿已基於此矣列聖相承咸遵是道但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兵政廢弛浙江葉宗流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嘯聚於南方虜酋也先等侵犯乎京師天下多事而民漸凋憊矣肆惟　皇上即位之初崇尚節儉尤切愛民供用之物俱有定數雖光祿寺奉上之物亦蒙御批而取是以節儉之德傳播天下仁厚之政繼述　祖宗延年以來為因虜寇犯邊內府成造軍伏器械等項及百工技

藝之人所以派出物料牲口數多况又用一倍而派三四
倍無有止息大州縣派銀五六千兩小者亦派銀數百餘
兩此皆小民膏脂前派者未完後派者復至加以宗藩位
多况官太濫祿俸等項及起運京儲邊糧之外存取糧米
所餘無幾九百實辦俱係民供其視　祖宗之時大有不
同以此小民窮困已極怨聲盈道大戕邦本實由於此况
今兩廣江西盜賊生發良善受害浙江湖廣等布政司及
應天并南直隸各府州縣俱有水旱災傷荷蒙　皇上欽
命憲臣前去巡視及用心賑濟愛民之仁無以加矣君節
年所用物料不行斟酌蠲免是所取者少而所徵者多款

民之不逃亡胡可得乎蓋民安則思治困則思亂和氣致祥沴氣召異此理勢之必然也今徭稅既重灾傷荐臻武備未葺倉廩空虛盜賊充斥而灾異迭見於此之時若不溥施

恩典少紓困憊誠恐缺食之民奸宄之徒乘隙嘯聚處處蜂起卒難撲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重於是籌思貴預施患在早彌故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實有天下者所當深致慮也

十事疏 劉球

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

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屛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 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已出則權不下移故 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析其衷所以權歸於上 皇上嗣御

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為之親信以替其治而益其明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　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賢則親之不肖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脩五曰嚴考覈以

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末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殘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貪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術業大白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猶喜怒有所輕

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勑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覆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祭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 國家赤子賴之禦暴禁而赴

關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苛無益於民力得蘇公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與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賞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追定西夷將責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惡思任發僭彼言

果信得冦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緩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冦而驅拾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況冦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 勑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冦只斬冦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

掌之許以小職仍居蘇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為宜召還將書并止四州湖廣貴州之兵用舍億萬生靈之命十曰脩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邇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為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閑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閲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厰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矣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

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　聖明裁之